夷堅志

夷堅丁志卷第十六 十九事

胡飛英夢

淳熙二年鄉士張玘赴省試詣

試罷具酒炙約同往

紙錢致謁願

之記

其後門人呂川作

湖湘旱府帥張安國

邦人或曰東明石像觀音夙著顯應一

說禱之果雨於是議飾殿宇以備他日祈謁之

地蔡揖適在殿後乃語其孫衛使徙之衛喜於

水時得安厝即卜地今　役及啓棺改斂皮肉消已盡獨心骨上隱起一卍字高一分許如鎸所就聞者異焉王師愈齊賢說

鄭生夫婦

鄭毅夫内翰姪孫爟爲林才中大　壻成親四年年生一男一女伉儷甚睦鄭因入京遇一元節先一日將游上清宮偶故人留飯食牛脯甚美草草至宮才觀燈殿上忽覺神思敞罔亟歸已發狂妄語手指其前若有所見曰

殺此人當時有男子在旁見用藥旁人乃今妻也呼問林氏亦約略能記憶中毒者責罵之頗峻林氏曰本非同舉意何爲及我其人曰因何不言自是鄭生常如病風數歐詈厥妻無復平時歡意不能一朝居林卿命女比離歸家寃隨之不釋遂爲尼鄭訖爲廢人後出著僧服死於無錫縣寺

黃安道

番陽士人黃安道治詩累試不第議欲罷舉爲

往來京洛關陜間小有所贏逐利之心遂固方自京齎貨且西適料詔下鄉人在都者交責之曰君養親忍不自克而爲賈客乎不得已同寓一寺夜夢人著道服仙衣据案坐前有簿書呼語之曰此先輩牓黃意其神也再拜哀禱求知姓名仙問汝誰氏子何許人具以對乃啓簿葉指一黃夏示之曰君也對曰姓是名非恐必不然仙曰是矣至于再三黃始沉思曰然則當易 應之耳謝而且退仙又曰典謨訓誥是

汝及第時黃寤與鄉人語疑所治經復不同或勸使併改經遂名戛而以書應舉即預薦到南省第二道義題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果登第

吳民放鱓

吳中甲乙兩細民同以鬻鱓爲業日贏三百錢甲嘗得鱓未賣夢人哀鳴曰念我有子言至再四驚而覺無所覩燃火照尋聲在桶內一鱓仰頭喚喝審聽之口中如云念我有子者甲遽悟曰賣爾求利本非善圖即默發願改業明日又

以當所贏錢與乙而併買其所負者放諸江
迎水引首隨之久而不去甲祝曰我坐貪故不
念罪福今既放爾而相逐不捨豈非尚有怨乎
應聲而沒既空歸其妻以失累日所得詬之曰
必以供飲博費窮詰不已始具告之殊弗信是
夜別夢數十人言汝欲圖錢作經紀盍往某路
二十里間當可得既寤憶所指非人常行處試
往焉約二十里草蔓邃密中似有物視之得舊
開元通寶錢二萬如宿藏者欣然拜受負以還

用爲本業家遂小康

仙舟上天

馬忠玉隨其父爲金陵幕官七月中家一女一婦同登舍後小樓天色約未申間仰空寓目見一舟凌虛直上數道士環坐笑語須臾扣大表天爲之開色正赤舟徑由開處入天即合無卩而開處尚赩赩如霞忠玉聞而往觀但猶見一道赤色耳

雷丹

大智甫 知撫州崇仁縣當七月下旬晩坐聽治事風雨忽作雷電揔至霹靂相繼數十聲庭中火塊迸走有飛光大如燕自勑書樓過而南須史稍息外報縣南村中民饒相家貯穀倉遭倉在田間故寺基上火至此而燃月餘方止倉及穀皆燒變如甃狀後數十日有商客類道人過其處以石擊所燒倉中敗穀堅如石成五色或如蜂蝶蚓螳龜魚蠶蛾之類或猶是穀穗客取數品藏去焚香三 一 前及取碎末於盆內

研細酌溪水調服之人問其故曰此雷丹也凡有禍有病者此悉能治遂去邑人聞之持以療病祟輒愈取之幾半饒氏方知愛惜設杖遮闌衆乃不至而自外至中心皆成佛象侍衛羅漢儼然徙歸居室供事智甫遣吏往求但於裂罅中得類物形者少許而已饒相官爲率府率

酒蟲

齊州士曹席進孺招所親張彬秀才爲館客彬嗜酒每夜必寘數升於床隅遇其興發暗中一

引而盡無此物則不能聊生一夕忘設焉夜半
大渴求之不可得忿悶呼躁俄頃嘔逆吐一物
地既乏燈可照倦極就杭安眠達旦諸生畢
未起往視之見床下塊肉如肝而黃上
猶微動諸生曰先生不夙興索飲而困
出此蟲乎取酒沃之唧唧有聲
之亦然始悟平生

伯成

跪膝若有

食血筒處忽水

匱小大不等張甚驚尚疑

食及烹肉就貨乃不能切皆有

若滿其中皮肉胃藏盡然始知舍利也

罷業寢從來所弃牛骨井人 利作一坮

之

雞子夢

東平董瑛堅老之父知澤州凌川縣縣素荒寂

市中唯有賣胡餅一家每以飲餜蕭索爲苦會將嫁妹郡官寄餉乾寥牙雞子三十枚大以爲珍珠食其七而留其餘挂於堂内梁上已而妹壻至庖妾請以供晨餐董夜夢二十三小兒自梁而下同詞乞命中一女著帬帔而跛足旦起顙面妾持乂取所挂物得二十三枚方憶昨夢乃捨之遍求牝雞於同官家分抱焉皆一一成雞唯一雌病脚董自是不殺生右八事皆董堅老相授云其君以保川比也故皆遠年事

浙西提舉

司馬漢章綽紹興二十七年自浙西提舉常平罷其幹官張某夢人告曰司馬復得舊物矣旁又一人言乃其弟季思伋也張馳以白漢章且賀其擢序不久繼邸報至除國子監朱丞𥙿名字正同已歎其驗朱公即福州相君也陞日留爲右正言而謝景思得之與季思名同鬼神善戲人如此

胡邦寧

宜春人胡邦寧爲江西劇盜出沒吉州之西山官兵追捕不能獲積爲民間巨害累歲乃就擒既磔死於豫章本郡發夷其父冢尸已槁未盡壞當心有白螘穴宛然如一劒但未脫鞘耳其子盜弄　池兵宜　鍼異哉 二事皆漢章說

祝鑰二刀

縉雲祝鑰乾道壬辰春就銓夢人來報之中第三等又有持二刀授之考既榜出中選如夢廹注官射隆興之新建尉建昌之廣昌南劒之劔

浦主簿凡三闕竟得剱浦乃悟二刀之兆

國子監夢

汪安行徽州績溪人既改官調知廬州舒城縣闕到而代者再任汪欲走都下別謀之到郡見教授林文潛同年生也勸之曰二年缺正自不易得何以易爲汪即有歸志夜夢人促其行云已得國子監差遣矣寤而喜語其僕復決行計至都數日乃被勑差充國子監別試所謄録對讀官給本監講堂印一紐所謂差遣者乃如此

孰謂小事非前定乎

　　龍華三會

汪安行爲蘄州教授乾道辛卯秋校試廬州得一卷文理甚優可居前列而誤用一記八三

董州教授時仗堅謂當

未有々

三會也

旁僧解之曰此徹事早；

二方勉爲書庭謝去遂覺乃驗土

葉芮江舟

葉岳字子中信州玉山人自會稽渡錢塘至江岸同待渡二百人其七十人立墩上餘皆趦趄

水濱值潮勢甚大水濱之人急回就岸已爲濤
所溺潮將至墩衆惶惑相視無所逃命俄一舡
從西來有出舡邊促篙工急救墩上官人者岳
即登其舟隨而登者三十輩皆獲免半濟岳謝
問姓名乃芮國器祭酒之子
何爲得得見救芮云衆
後數年岳侍兄
大江先已
亂危

人皆倉卒

事皆祝
養直說

玉眞道人

高子勉荷　世居荆渚多貲而
萬貝美妾眞諸別圃作竹樓居之名曰三
人日游其間有佳客至則呼之侑席無事輒終
日閉關未嘗時節出嬉歷數歲當寒食拜掃子
勉邀與家人同出辭不肯强之至再三則曰主

公有命豈得終違我此出必凶是亦命也子勉怪其言但疑其不欲與妻相見竟使偕行王眞乘轎雜於衆人間甫出郊上冢者紛紛適有獵師過前眞戰栗之聲已聞于外少頃雙鷹往來掠簾外雙犬即轎中曳出之齧其喉立死子勉奔救已無及容質儼然如生將舉尸歸始見尾垂地蓋野狐云此事絕類唐鄭生也王齊賢說

臨卭李生

卭州李大夫之孫元夕觀燈惑一游

不暫捨女時時回首微笑若招令出郭

又一男子同途適素所善者以爲得侶竊自喜徐行至江邊男子忽捨去女不從橋過而下臨水濵李心猶了然頗怪訝亟往呼之女從水面掩冉而返逼李之身環繞數匝遂迷不顧省乃携手凌波而度徑入山寺中趍廊下曲室屋甚窄幾壓其背不勝悶極聲大呼寺僧固知所謂秉炬來訪蓋誰家婦敢堂李踞卧于上如欲入而未獲者僧識之曰此李中孚使君家人也急

扶掖詣方丈濯以藥到明稍甦送之歸凡病彌月始愈司馬漢章　乃其妻鮮于夫人之外弟也

吳氏迎婦

樂平吳璞女嫁德興余寧一有子娶婺原張氏女爲婦余生死吳繼改嫁後十年亦亡余家老婢晝夢人來謂己曰吳夫人具彩舟在江中遣我迎婦及汝婢夢中固拒不肯往婦獨命車隨其使登舟未數月婦小病遽不起時淳熙元年

也婢至今存

夷堅丁志卷第十六

夷堅丁志卷第十七 十二事

甘棠失目

番陽鄉民甘棠病失一目十年矣淳熙三年六月一日夜夢僧持數珠誦經珠色瑩黑光耀可愛試求之得一珠而覺後四日以事入郡出城東於永平橋衆中見道人頎而長著黃布袍顧棠來徑前攬其衣曰與我偕去棠疑且懼却之曰素昧平生適未嘗相犯何遽爾道人笑曰但來當示汝好事旣弗可脫不得已隨行百步至

江岸岸先艤巨舟即挽使登鷁首挂金書牌刻
勑賜職醫字左右侍女數人美容麗服向所未
覩道人云汝失明久今夙緣相值當爲汝醫棠
謝曰眼壞十年瞳子已枯雖醫何益道人不聽
强令仰卧使四女分執其手足取銅箸攪覺眶
間痛不堪忍泣而言感君恩意吾尚存一眼實
不願醫乃掖之起坐一女傾缾中湯半杯與飲
頗覺甘美正念少憩復拉卧如初棠知無可柰
何委命而已箸再入眶覺腦後如鈎出一物徐

以片紙掩其上有頃去之持鏡使照則雙目瞭然了無痛楚棠驚喜起拜謝請暫還既至邸為人言所逢無不駭異好事者十餘輩亟隨之及舟覘略無見矣棠時年三十八其所居為崇德鄉自初得疾家人日誦觀世音菩薩名香火供事甚謹茲殆佛力云

瑠璃缾

徽宗嘗以北流離膽缾十付小璫使命匠範金托其裏璫持示苑匠皆束手曰寘金於中當用

鐵熨烙之乃妥貼而是器頸窄不能容又脆薄不堪手觸必治之且破碎寧獲罪不敢為也璫知不可強漫貯篋中他日行廛閭見錫工釦陶器精甚試以一授之曰為我托裏工不復擬議但約明旦來取至則已畢璫曰吾觀汝伎能絕出禁苑諸人右頋屈居此得非以貧累乎因以實諗之荅曰易事耳璫即與俱入而奏其事

上亦欲親閱視爲之幸後苑悉呼衆金工列庭下一一詢之皆如昨說錫工者獨前取金鍜治

薄如紙舉而裹餅外衆咄曰若然誰不能固知
汝俗工何足辨此其人笑不應俄剥所裹者才
于銀箸上插餅中稍稍實以汞掠餅口左右須
挏之良久金附著滿中了無罅隙徐以爪甲匀
其上而已衆始愕　相視其人奏言瑠璃為器
豈復容堅物振觸獨水銀柔而重徐入而不傷
雖其性必蝕金然乍目所睹處無害也
上大喜厚賚賜遣之予又記元祐間中官宋用
臣謫舒州郡新作大樂鼓甚華飾以金朵既登

架旁鐶忽斷欲剖之重惜工費宋命別爲大環歧其股爲鎖鬚狀以鐵固鼓腹之竅使極窄即敲環入竅中纔入而鬚張遂不復脫是皆巧思得之於心出人意表者前事劉子思說

表仲誠

丹陽表仲誠孚自右正言外補已而爲江東提刑夢人告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其義如何夢中不能荅明日以語館客范存誠存誠曰下文蓋云命世亞聖之大才眞吉夢也未旬日表得

風疾卒于官識者始解之曰二句之上云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表所歷官及所得疾皆見於是矣何物黠鬼司夢能戲弄人如此時乾道三年

閻羅城

襄陽南漳人張腆居縣之鴈汊世工醫紹興十八年夏夜夢自所居東行二里許過固城鋪北上父之入大城出北門登溪上髙橋橋上水中人往來如織見其妻鄭氏亦涉水登岸欲前同

途轉眄間已相失俄別至一城同行者莫知其數腆已入門回問戶者此何郡縣曰閻羅城也腆知身已死甚悲懼彷徨無計不覺又前進至階北見大門三楹與衆俱入過百許步復至一門五楹金碧照曜頃之又過一門塗飾益華兩廡下對列司局正殿極高大垂黃簾腆且行且觀至東廡吏舍門內頋舍中人悉冠帶或朱或紫前揖之了不相應獨一緋衣者微作荅腆立移時緋衣頗相憫以足撥一甎云可坐此坐未

定妻忽立於門外相顧皆漠然頃之一人自殿
簾出著黃背子背拱手仰視屋梢移步甚緩若
有所思久而復入腆問何官緋衣摇手低語曰
此閻羅天子也腆曰適觀狀貌與人間所畫不
同却與清元眞君甚相似言未旣殿上卷簾呼
押文字羣吏奔而往下列囚甚衆或送獄或枷
訊或即放去度兩時許人去且盡腆在吏舍遥
見其妻亦決杖二十但驚痛垂涕而已須臾簾
復垂吏還舍解衣半坐半卧緋衣指腆謂同列

曰此人無過何不令還衆皆默然又言之乃曰
公欲遣去何必相問其中一人云渠雖欲去三
重門如何過得緋衣戒胦曰外面如有人相問
但云司裏令喚獄子胦遂謝而出每及一門必
有問者如其言即免復尋舊路急行將近屋東
橋下跌水中而寤雞既鳴矣呼其妻亦瞿然驚
覺語所夢無不同者妻罵曰我方受杖時君在
旁略不顧我情如路人豈可復爲夫婦遂各寢
處才數日鄭氏胷下忽微瘇繼生巨瘡痛不堪

忍凡十日膿始潰又十日方瘉腆慨然弃家詣均州武當山從孫先生者訪道越十七年乃亡穀城醫者王思明與腆相好景裴弟官襄暮得於思明云

王稹不飲

嚴州觀察判官王稹京東人每與人燕會酒不濡脣同官皆疑爲挾詐云得非陰伺吾曹醉中過失售諸長官以資進身計乎益久稍以獨醒侵之稹長歎移時愀然曰久欲祕此事諸君既

相疑敢不盡言即袒衣示之背兩瘢相對如嘗
受徒刑者徐而言曰三年前疽發於背甚惡一
日瘡劇冥冥不知人或呼使出外到官府中有
据案見詰曰汝曾爲某州幕職乎對曰然曰某
時某事某人不應坐某罪汝何得輒斷之對曰
此郡守之意稹持之連日嘗入議狀爭辨至遭
叱怒訖不能回公牘始末具存恨無由取至爾
主者命左右云云一卒趍而出俄頃巳持文案
來主者反覆閱視喜曰汝果無罪幾誤殺汝今

遣汝歸呼元追吏護送吏頗賢沿路款語力戒曰回世間切勿飲酒問其故不肯言及瘖腥血交流瘡已潰即日遂痛性本好飲思冥吏之戒不忍再速死也聞者皆慘懼自悔云

淳安民

嚴州淳安縣富家翁誤毆一村民至死其家不能訴民有弟爲大姓方氏僕方激之曰汝兄爲人所殺而不能訴何以名爲人弟即具牒將詣縣方君固與富翁善諷使來祈己而荅曰此我

家僕何敢然當諭使止之彼不過薄有所覬耳
爲喚僕面責且導以利僕敬聽謝不敢翁歸以
錢百千與僕別致三百千爲方君謝繞數月僕
復宣言翁又詣方方曰僕自得錢後無日不飲
博今既索然所以如是當執送邑懲治之翁懼
泄乞但用前策又如昔者之數以與僕方君曰
適得中都一知舊訊倩市漆二百斤倉卒不辦
買翁幸爲我市當輦錢以償直翁曰蒙君力如
許茲細事吾家故有之何用言價即如數送漆

明年僕又欲終訟翁翁歎曰我過誤殺人法不至死所以不欲至有司者畏獄吏求貨無藝將蕩覆吾家今私所費將百萬而其謀未厭吾老矣有死而已乃距户自經踰三年方君爲鄂州蒲圻宰白晝恍恍於聽事對羣吏震悸言曰固知翁必來我屢取翁錢而竟速翁於死翁宜此來亟還舍不及與妻子一語仆地卒吏以所見白始知其冥報云

薛賀州

鄭人薛銳仲藏爲賀州守晚治事且退意緒忽昏昏不佳枕胡床假寐或揖其前請行身隨以出到某處他吏來言曰官人傳語使君使君大期甚不遠若自此不出仕前程猶未艾也薛寓會稽久生理從容宦情素薄聞之即應曰願自此不復仕吏即去俄復來曰官人欲得一文書爲證薛索紙筆書授之吏顧曰既已形於文牘不可復悔矣遂去已而又來曰官人甚喜使君可歸薛惘然如夢覺即日上章乞祠官還越時

淳熙三年官爲朝請郎爲人言必須至大夫經郊恩任子當挂冠矣後二年辭致仕

三鵶鎮

三鵶鎮在河北孤迥處汝州魯山縣亦有三鵶鎮鎮官一員俸入不能給妻孥官況蕭條地多塘濼捨蒲藕魚鼈之外市井絶無可買前後監司嘗至有運使行部從吏導之過焉入其治則官吏已悉委去無薄書可尋詰徘徊堂上頋紙屏間題字尚濕試閲之乃小詩曰二年憔悴在三鵶無米

無錢長養家每日兩餐唯是藕看看日裏出蓮花運使默笑而去好事者傳誦焉蒙城高公泗師魯紹興末監平江市征吳中羊價絕高肉一斤爲錢九百時郡守去官漕林安宅居仁攝府事其人介而嗇意郡僚買羊肉食者必貪將索買物曆驗之通判沈度公雅以告師魯曰君北人必不免食此盍取曆竄改毋爲府公所困師魯笑謝爲沈話前說且曰亦嘗倣其體作一絕句云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買嘗只

把魚鰕充兩膳肚皮今作小池塘聞者皆大笑

林公徽聞之索曆之事亦已 右四事皆高師魯說

劉堯舉

紹興十七年京師人劉觀爲秀州許市巡檢其子堯舉買舟趨郡就流寓試悅舟人女美日夕肆微言以蠱之女亦似有意翁媼覺焉防禦不少懈及到郡猶憩舟中翁每出則媼止媼每出則翁止生束手不能施試之日出垂拱而天下治賦秋風生桂枝詩皆所素爲者但賦韻不同

須加修潤迨昏乃出次日試論復然既無所點竄運筆一揮未午而歸舟舟人固以為如昨日也翁媼皆入市獨女在生徑造其所遂合焉是夕生之父母同夢人持榜來報秀才為榜首傍一人曰非也郎君所為事不義天刹殿一舉矣覺而相語皆驚異生還家父母責訊之諱不言已而乃以雜犯見榜後舟人來其事始露又三年從官淮西果甦厲然竟不第以死

夷堅丁志卷第十八 十二事

路當可

丙志載梁子正說路當可事云其父為商水主簿路之父君寶為令故見其得法甚的滕彥智云當可乃其舅氏蓋得法於蜀而君寶是其叔祖子正之說不然滕言嘗與中外兄弟白舅氏丐一常行小術可以護身者 曰談何容易吾平生持身莊敬不敢斯須與慢心猶三遇厄當為汝輩道之其一事云頃經嚴州村落間過舊

友方氏家留飲款洽日且暮里豪葉氏介主人來言弇女未嫁而爲魅所惑撓凡以法至者沮敗以去敢敬請於公吾雖被酒固不妨行法即如葉氏喚女出既出端麗絕人默驚羡以爲向所未覩女忽奮而前若爲人所驅擁吾惘然變色急趍避于佛堂中女追逐至門乃反吾以鬼見困從其家求閒静處將具奏于天主人引吾至西邊小圃一堂前後皆巨竹與所居相云此最潔清吾取篋笥朱丹符筆之屬寘几上

未暇舉筆俄蒙然無所知閉目審聽覺身在虛
空坐處搖兀不小定蓋已見歷於竹杪食頃還
故處則几桉牕户皆糞穢稂籍不可 度未能
與敵急喚僕肩輿出外行十許里適得道觀遂
託宿精神稍寧始趍庭中望斗下焚香百拜謝
過退而焚奏章留兩宿微似有影響遣一道流
詣葉氏物色之歸云火昨從圃中堂起盡焚叢
竹延及山後高林門前屋數十區并土地小廟
皆煨燼吾知訟已直自還遣扣之一家長少正相

葉万

賀云女經年冥冥不知人今日如醉醒説去歲在房内見一老翁來爲媒妁出入數四又數日以金珠幣帛數合來已而迎一少年入與我爲夫婦明日挾我歸謁翁姑其他稱伯叔者又十餘人翁甚老呼謂衆曰吾家受業氏香火幾卅矣汝等後生肆爲不義禍必及我何不取諸他處乎少年曰此憑媒納幣而取之昏禮明白何所懼後數聞術士至必相與合力敵之往往告捷及路眞官來翁又呼謂衆曰吾聞路眞官法

力通神非常人比必不免衆亦頗懼　有喚我
言眞官叫汝我遂行衆皆從于後將至書院忽
呼笑曰眞官夸汝好盍往就之遂擁我以前既
退翁問所以歎曰事已至此果能殺之則大善
今禍猶在也適方會食門内火遽起煙炎亘天
翁拊膺慟哭曰禍至矣以手推我出曰爲汝滅
吾家我纔得歸火乃稍息常時所見室宇臺觀
一切無子遺所謂行媒者土地也此事本末可
畏如此吾幾受其害豈汝輩所當學哉彦智舉

此時尚有兩事未及言而卒

饒廷直

饒廷直字朝弼建昌南城人第進士豪俊有氣節紹興七年以事過武昌有所遇自是不邇妻妾修然端居如林下道人自作詩紀其事云丁巳中秋夜半偶遊黃鶴樓忽遇異人授以祕訣所恨尚牽世故未能從事於斯也因作詩以識之其詞曰黃鶴樓前秋月寒樓前江闊煙漫漫夜深人散萬籟息獨對清影憑欄干一聲長嘯

天宇知是飧霞御風侶多生曾結香火緣邂逅相逢竟相語脩然洗盡朝市忙直疑身在無何鄉回看往事一磁甑下視舉世俱亡羊嗟子局促猶軒冕知是盧敖游未遠他年有約願追隨共看蓬萊水清淺後三年歲在庚申朝廷復河南以為鄧州通判金人叛盟鄧城陷縊而死載其柩還鄉舁者覺甚輕然無敢發驗者或疑其尸解仙云云東坡公作黃鶴樓詩紀馮當世所言老卒遇異人事王定國亦載之於書疑此

亦其流也

史翁女

南城人饒邠大觀間預貢西上遂留近京館于士人胡賈夫家胡亦貢士也他日同入京暮投道見老媪以黄羅帕髮執青蓋過門外類莊家人別有少女絶姝美相逐而去且行且眄光艷動人胡生惑之䢳邠躡其後甫食頃恍迷所如在前進可六七里至一豪民居登其門老翁垂白負杖出自言爲史氏見客極喜迎肅殊有

禮節廳事上挂觀世音像香花奉事甚嚴盡
光彩非人間筆旣夕留宿休僕馬于外二子請
入拜其媪許之則逆旅所見者詢其故笑曰早
携孫女訪姻戚薄暮歸不知二君在彼失於趨
避深負愧怍頃又呼孫女出眞國色也言談
姿態橫生二子怳然心醉須臾引入中堂供
張華楚治具豐潔賓主酬酢歡甚半酣胡試挑
其女女欣然就之邠起便旋翁使乳婢秉燭從
姿色亦可悅邠出盥手沃以水爲戲皆大笑

罷女侍胡寢婢侍邠寢皆熟寐及　寒風襲人被衣起視東方已白回顧無復華屋洞户乃在楓林古木閒二子相視歎怖羣僕　莫知所以然　怳歸邸竟不測爲何物妖魅也

紫姑藍粥詩

臨川謝氏家城西築圃蓺花子姪聚學其中暇日迎紫姑神作歌詩雜文友生江楠過焉意後生僞爲之而託以惑衆弗信也一日再至見執箕者皆童奴而詞語高妙頗生信心於是默禱

求詩箕徐動曰德林素不見信局爲索詩漫贈
絶句云末豆應急用屑榆豈充欲嗜好肖趙張
蒼皇救文叔衆不曉所謂復禱　神顧明以告、
我又徐書云第一句見晉書石崇傳第二句見
唐書陽城傳第三句見史記倉公傳第四句見
後漢馮異傳檢視之皆粥事也蓋是時宮妓藍
氏者家世賣粥人以藍粥呼之楠前夕方宿其
館神因以此戲之云德林楠字也

劉狗㜊

南城人劉生別業在城南三十里地名鯉湖時往其所檢視錢穀至則必留旬日徘徊不忍捨嘗赴鄰家飲中夜未歸守舍僕倦甚就卧主榻少頃見婦人衣二紅衫自外徑入登床熟視審非劉生罵曰爾何人輒睡于此僕應聲搏之脫手亟去翻身踰垣時月色正明隨逐之化爲花狗走出僕因是始疑主公留連不去之意蓋爲所惑也明日告鄰人則其家所畜者殺之剖腹中已有異方知其怪變如此後鄉人目之爲劉

麼

右四事南人饒居中説

張珍奴

張珍奴者不知其所自來或云吳興官妓而未審也雖落風塵中而性頗淡素每夕盥濯更衣燒香扣天祈脫去甚切某士人過其家珍出近見其風神秀異敬待之置酒盡歡而去明日又至凡往來幾月然終不及亂珍訝而問曰荷君見顧不爲不久獨不肯少留一昔以盡相歡豈非以下妾猥陋不足以娛侍君子耶

不然人情相得不在是所貴心相知爾他日酒
半客詢珍曰汝居常更何所爲對曰失身於此
又將何爲但每夕告天祈竟此債爾客曰然則
何不學道曰廹於口體之奉何暇爲此且何從
得師乎客曰吾爲汝師何如曰果爾則幸也起
更衣炷香拜之爲師旣去數日不至珍方獨處
漫自書云逢師　　多時　　說些兒个及至如今
悶損我援毫之際客忽來見所書笑曰何爲者
珍不荅而匿之客曰示我何害示之即續其後

云別無巧妙　你方兒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
夾脊雙門崑崙過恁時得氣力思量我珍大喜
再三致謝自是豁然若有悟亦密有所傳授第
不以告人然未知其爲何人也累月告去珍開
宴餞之臨歧出文字一封曰我去後開閱之及
啓緘乃小詞一首皆言修煉之事云坎离乾兌
分子午但認取自家宗祖（此下失一句）煉甲庚更降
龍虎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澆灌黃芽出土有人
君問是誰傳但說道先生姓呂始悟其洞賓也

遂齋戒謝賓客繪其象嚴奉事脩其說行之踰年尸解而去

袁從政

袁從政宜春人紹興庚辰登第調郴縣尉先是筠州上高陳氏女新寡來歸以妻袁夫婦相歡嘗有彼此勿相忘一死則生者不得嫁娶之約既之官未秩陳亡不能挈柩歸但殯道旁僧舍之山下再調桂陽軍平陽丞遂負前誓更娶奉新涂氏女相與赴平陽道由是寺同年有官

於彼者爲具召之才就坐見故妻從外來戟手罵云平生之誓云何今反負約邪不捨汝矣袁但向空咄咄如與人言又呼從史令回城隍牒史駭愕漫應云已回牒了袁終席不復顧主人不告而起歸與涂氏說其詳中夜發狂出走涂追照以燭袁吹滅之竟赴井死

賣詩秀才

張季直中原人待湖北漕幕缺寓居豫章龍興寺嘗晝寢恍惚間聞人拊掌笑曰休休得也

雲深處高卧斜陽驚起視之無見也再就枕聞之張不敢寐走出訪寺僧曰昔年有秀才以賣詩爲生病終此室豈其鬼乎張悚然立丏休官不半年亦死及葬西山其地名得也岡云

右三事李叔達說

齊安百詠

黄州赤壁竹樓雪堂諸勝境以周公瑾王元之蘇公遺蹟之故名聞四海紹興戊午郡守韓之美通判時衍之各賦齊安百詠欲刊之郡齋韓

夢兩君子自言爲杜牧之及元之云二君所賦多是蘇子瞻故實如吾昔臨郡時可紀固不少何爲不得預幸取吾二集觀之采集中所傳廣爲篇詠則盡善矣韓夢覺且愧且恐方欲取樊川小畜二集益爲二百詠會將受代不暇作遂并前百詠皆不敢刊

東坡雪堂

黄人何琥東坡門人何頡斯舉之子也兵革後寓居鄂渚每歲寒食必一歸紹興戊午黄守韓

之美重建雪堂理坡公舊路時當中春琥適來游夢坡公告之曰雪堂基址比吾頃年差一百二十步小橋細柳皆非元所汝宜正之夢中歷歷憶所指不少忘明日往白韓韓如其言悉改定他日有故老唐德明者八十七歲矣自黃陂來觀歎曰此處眞蘇學士故基也右二事韓守說

李芡遇仙

濟南李芡字定國寓臨安軍營中以聚學自給暇則縱游湖山嘗欲詣淨慈寺過長橋於竹徑

迷路見青衣道人林下劚笋發揖之道人問所
欲曰將往淨慈瞻禮五百羅漢道人曰未須去
且來同食燒笋食之甚美俄風雨晦冥失道人
所在茇皇懼伏林間少頃雨止尋徑而出至寺
門下覺身　逸行步如飛泊歸舍不復飲食
其從兄大猷　莫為諸王宮教授將之任遣僕致
書見其顏如桃紅且能辟穀以語大猷及大猷
至則已去云游茅山矣後又聞入蜀隱青城山
大猷為梓路提刑使人至眉訪所在眉守復書

報數年前已輕舉乘雲而去今唯繪象存

唐蕭氏女

殿前司遊奕軍卒李立以貧隷兵籍日爲主將刈馬芻嘗至湖山深僻無人處遇女子秀麗姝少頗仕宦家人自邀與合仍以衣服遺之自是日會其地且時致錢帛給用度立賴是以蘇其徒積訝之意必盜也共白主將密使察之無他故始疑其必有異遇因善術者宋安國試扣焉宋使呼立立至作法召女子亦來曰妾非今世

人蓋唐時蕭家女立宿生前乃白侍郎子相許結皆未嫁而妾不幸爲洛中神物所録遂弗克諧立福力淺薄展轉墮爲馬曹然妾一念故未嘗捨也近者與神緣盡得自由遍求白氏子後身到此乃知爲李立遂與償夙契憐其苦貧是以賙給之爾宋曰汝所與物得非竊取乎曰非也皆取諸豪貴家有餘者宋曰汝可速去勿復顧戀恐詒後患吾當移文東嶽令汝受生女唯唯拜謝而退後果不復見立貧如初右二事皆童敏德藻

之説

夷堅丁志卷第十八

夷堅丁志卷第十九　十五事

留怙香囊

衢人留怙彥彊年二十餘進士及第調官歸鄉常獨處一室其地濱水水次皆芰荷景趣奇迥忽若有所遇家人莫得而知也第怪其入室即扃户非温凊與賓客至輒不出入竊疑之而不可問後因易衣浣濯家人得珠囊於帶間皆北珠結成而極圓瑩　潔非世能有所串銀線柔軟光好不可名狀囊中香氣又特異持以叩所

自來不肯言伺間密聽之時聞弈棋下子聲遂作計啓關掩其不備乃一美婦人對局見外人至急趍入屛後就視之無所覩父兄意其鬼魅深以爲憂呼方士巫者治禜百方終不驗而㤨顏皃充壯了不類困於異物者及將赴官始絕不至所存珠佩其父遺擲弃海中怙生平康寧無疾至老嗜欲不衰年八十餘尚有少妾十輩官至中大夫年幾九十晚年人問昔所遇曰水仙也當時失不詢名氏無得而傳蓋得養生之

術於彼云其曾孫清卿記

英華詩詞

緡雲英華事前志屢書然未嘗聞其能詩詞也今得兩篇其詩云夜雨連空歇曉晴前山重染一回青林梢日暖禽聲滑苦動春心不忍聽其惜春詞云東風忽起黃昏雨紅紫飄殘香滿路凭闌空有惜春心濃綠滿枝無處訴春光背我堂堂去縱有黃金難買住欲將春去問殘花花亦不言春已暮殊有情致故或者又以為神云

公安尉榮
聰發說

黃州野人

黃州麻城縣境有泰陂山邵武人黃志從居之其地多茂林絕麓黃常自種蓺其間百果粟豆成實每苦為物所竊食密伺之見如人而毛者搏之則逝追之不及百計羅絡因結繩罝壠間而獲焉初不甚了了養之數日始能言乃實人也公我某村陳氏子年四十餘靖康之難全家死于兵身獨得脫竄伏山間山有高岩可板援

藤蘿而上上有草如毯可覆飢餐屮實朮葉渴匊澗泉飲之久而慣習遍體坐毛亦無疾痛忘其去家而居深山也且敏捷如猿猱黃與之食又強使受室久之膚毛皆脫不復輕趫人皆以爲若復縱之還山或可不死使之飲食者欲爲可惜黃不從時童邦直爲郡守外孫王仲共垂侍行見其事爲作野人記并詩云

史言命術

王垂仲共南城人紹興乙丑赴省試聞術士史

言方有聲往謁之史問知鄉里曰旦者仙郡李鼎周楠余去病石仲堪四先輩來問命言獨不取石君餘皆當高過又詢所業經曰習易史曰適南劍鄧暐先輩亦云治易此人今年當擢第語罷始推王五行曰毋諱吾說君非但今玆不利後舉亦不得鄉薦歲在庚午當再舉辛未必成就也王不樂而退已而六人得失皆驗所談王後來事的的不差既廷對又與同年鄉人江秉鈞往謁史已不憶前事獨云二君復何問豈

非欲知高下耶然科級皆不高王君尚可居黃甲更有一説江君生乙巳帶格冇殺必過房義養者二人相顧歎異蓋江本甘氏子夾為江翁後云暨唱名王第四甲江末等吏生之精妙如此右一事皆王仲共說

玉女喜神術

邵武人黃通判自太平州秩滿寓居句容縣僧寺寺與茅山接一女未出適輒有孕父母疑與人為姦然女常日不出亦無男子往來其家者

密詰之女泣曰兒實非有過但每睡時似夢非夢必爲一道士迎置靜室中邀與飲宴且行房室之事以至有身久負羞恨而不敢言也父意茅山方士所爲乃託故具齋悉集十里內道流使女自帷中窺之果某觀中道士頎然秀楚類有道者擒問之具伏遂縛致于縣縣令考其跡狀曰某所行蓋王女喜神術也命加械杻囚諸獄道士高吟數語未絕聲黑霧四塞對面不相覩少頃霧散唯五木狼藉于地道士不見矣 文饒

盱江丁僧

紹興初盱江城北十五里間黃氏客邸有僧過其家體貌軒昂云俗姓丁留數日白主人日入城中行乞夜即　凡數月所得錢物亦分以與黃黃異待之相處益久出入無所疑間遂挑其妻妻年尚少有容質既喜僧姿相又以數得財故心許而佯拒之迨闇排僧闥而入房内無燈而自然光明僧衣金襴袈裟坐壁間青蓮華上

類世所畫佛菩薩然妻驚　佯禮僧遽躍下語
之曰吾非世人將度汝汝勿泄即留與亂自是
每夫出必往浸久黃知而詰之不敢隱盡以直
告黃怒設計將捕治託故出宿密反人定後妻
又詣僧摘語之曰我夫欲捉汝爲之柰何僧曰
汝無憂闔户就寢黃伏户外側聽愈怒欲入而
不可但呼罵之初亦相應荅已則其聲漸遠微
寂然無聞壞壁入爇火照之室巳虛矣四壁椅
如僧與妻及器物了不一存而窻壁牖户無少

損處呼集鄰里追尋到明曾無音跡竟莫知所向建昌崇眞觀士黃彥中說

江南木客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機鬼其神怪甚佹異多依巖石樹木爲叢祠村村有之二浙江東曰五通江西閩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獨脚五通名雖不同其實則一考之傳記所謂木石之怪夔罔兩及山獠是也李善注東京賦云野仲游先兄弟八人常在人間作怪害皆是

物云變幻妖惑大抵與北方狐魅相似或能使人作富故小人好之致奉事以祈無妄之福若微忤其意則又移奪而之他遇盛夏多敗易材木於江湖間隱見不常人絕畏懼至不敢斥言祀賽惟謹尤喜淫或為士大夫美男子或隨人心所喜慕而化形或止見本形至者如猴猱如尨如蝦蟆體相不一皆趫捷勁健冷若冰鐵陽道壯偉婦女遭之者率厭若不堪羸悴無色精神奄然有轉而為巫者人指以為仙謂逢忤而

病者爲仙病又有三五日至旬月僵卧不起如死而復甦者自言身在華屋洞户與貴人驩狎亦有攝藏挾去累日方出者亦有相遇即發狂易性理乖亂不可療者所淫據者非皆好女子神言宿契當爾不然不得近也交際訖事遺精如墨水多感孕成胎怪媚百端令紀十餘事于此建昌軍城西北隅兵馬監押廨本吏人曹氏居室籍入于官屋後有小祠來者多爲所擾趙宥之之女已嫁與夫　父行爲所迷至白晝出

與接不見其形但聞女悲泣呻吟手足撓亂言人來逼已去而視之遺瀝正黑浹液衣被中女竟死趙不訥妾年可三十許有姿態嘗奏欲起髻忽爲橫木所串閣于屋梁上絶叫求救人爲解免便得病才數日死南城尉耿弁妻吳有祟孕臨蓐痛不可忍呼僧誦孔雀呪吞符乃下鬼雛遍體皆毛陳氏女未嫁而孕既嫁產肉塊如紫帛包裹衣物者畏而瘞之女亦死龔氏妻生子形如人而絶醜惡㴑長不畏寒暑霜天

能溪浴翁一八郎妻虞年少乾道癸巳遇男子每夕來同宿夫元不知雖在房常擲置地上或户外初亦罔覺但睡醒則不在床虞孕三年至淳熙乙未秋產塊如斗大弃之溪流尋亦死饒氏婦三在家爲女時已有感既嫁亦來遂見形顏色秀麗如婦人鮮衣華飾與人語笑外客至則相與飣餖蔬果若家人然少怫之即擲沙礫作風火置人矢牛糞於飲食中莫不惕畏後遣歸其父母家禍乃息王不知所終李一妻黃劉

十八妻周生子如猪狁毛甚長墮地能跳躑一死一失所在黄氏妻是夜遇物如蟇而長大逼與交孕過期乃生得一青物類其父胡氏妻黄孕不産占之巫云已在雲頭上受喜神欲迎之不可爲也果死新城縣中田村民李氏妾生子軀幹矬小面目睢盱如猴手足指僅寸不類人三弟皆然今五六十歲南豐縣京源村民丘氏妻孕十年兒時時腹中作聲毋欲出門胎必騰踏痛至徹心不出方上後産一赤猴色如血弃

之野毋幸獨存宜黃縣下潦村民袁氏女汲水門外井中為大蛇繳繞仆地遂與接束之困急女號啼宛轉家人驚擾召巫巫云是木客所為不可殺久當自去薄暮乃解舁女歸色萎如蠟病踰月乃瘳顏狀終不復舊成癡人矣

鬼卒渡溪

紹興癸　新城縣村渡月明中漁人繫舟將歸聞隔岸人喚船欲渡就之則皆文身荷兵刃者二十餘輩意其卒也不暇問而載之既登探

囊亍錢登岸謝別而去平時兵卒經過未嘗有也漁人既喜且訝明日視其錢皆紙也始悟其鬼鄧漢說

龍門山

南城縣東百餘里龍門山山巔有寺幽僻孤寂人跡罕至獨一僧居焉客僧過之留宿他室與僧　相去差遠既寢聞户外人呼聲驚怪不敢起須臾門軋然自開客悸甚不敢喘息急下床欲走門已爲巨石所塞矣大呼移時主僧始

應甫問答間石忽不見而門開如初客不復能寐往即主僧宿爲且詢其怪曰山鬼所爲也前後見此事甚衆但不能相犯云邑士鄧慥說

郴卒唐顛

南城鄧某宣和五年爲郴州戸曹掾時牢城卒唐勝出處詭異語默不常若病風狂者人目之爲唐顛有母無妻子嘗以過逃去久乃從蘇仙山白鹿洞中出言洞中大有佳境山川邑屋別一人間也或問爾何不遂留曰老母在安可不

歸異時去未爲晚細扣之則不荅喜飲酒常以
馬通及蚳竇了懷詣人索酒若呼與之酒雖副
以糞穢亦不拒嘗携毒虺來掾廳掾呼至庭下
酌大白飲之唐欣然一吸而盡取虺齧食留其
半曰姑藏之以俟晚飲每醉後輒坦其腹使人
以鐵　撞之如擊木石顏色略不變後不知所
終　掾之孫植說

復塘龍珠

豫章武寧縣復塘村乾道巳丑歲七月二十一

日白晝雷雨大作數牧童放牛壠上見西北方電光中二龍鬬良久東南震霆數聲起逐退之二龍奔逃墜一物於半空中大如車輪上下凡數十而不止少頃紅霞白雲盤旋圍繞竟不得上遂墮田間其光漸微僅若鳧卵大圓明如珠衆童競取之二樵者見其爭不已爲擊以斧欲碎而分之極力不少傷相近富人余氏聞之來觀見光采異常知其龍珠也易以數十錢映空而視中有仙女焉遂爲所得府帥吳明可 給

事聞而訪之余氏以僞珠塞命吳亦不復取自此後邑境連年水災繼以荒旱莫睽其故也

建昌犀石

建昌縣富民有不肖子常亡賴縱飲因大醉卧路旁既醒見一石如盌大巉嵒可愛日光射其中有物焉審視之則犀牛也不甚以爲貴持往江州德安潘氏者奇之餉錢十萬取其石後其父聞而索之已無及矣時乾道五年八月也

陳氏妻

新淦民陳氏所居在修德鄉之郭下里隆興初元妻爲物所魅經數年百方禳逐弗効夫問之汝常日所見幾何人厥狀何如妻曰先有白衣人强我同寢我每績麻時老嫗必來伴績仍携兩童爲執纑無日不然姑亦苦之謂婦曰若至當報我婦奉教會嫗入室走白姑姑挾刃徑往褰帳嫗正理麻即斫之嫗示以囊金曰所爲來欲富汝家安得殺我姑遂止轉眼間已滅不見陳曰妖易治爾磨刀授妻曰白衣至便斫之妻

如言舉刃中肩怪走而嫗至焉曰郎與若相處許久今乃謀殺之何無人情如此使在家受盡楚痛展轉不能亦不恨汝今我來覓藥妻不應刀猶在手伺隙剸其脇嫗奔大山風掀裙起狐尾露焉俄兩女童哭而至曰汝已傷我郎君又傷我婆婆可謂無義妻連斫之皆化爲石自是絕不來

謝生靈柑

溫州民謝生母老病不肯服藥以夏月思生柑

不啻飢渴謝生摶手無策家有小園種此果乃夜拜樹下膝為之穿裂詰旦已纍纍結丹實數顆跪摘以奉母食之痼疾遂瘳聞者傳為孝感遠近士大夫爭賦詩詞歌誦其美目曰靈柑詩軸郡守王溉異澤詒書它郡夸廣其事惜不上諸朝揭之史策使繼姜詩孟宗之芳塵以示不朽時淳熙十四年也

許德和麥

樂平明口人許德和聞城下米麥價高令幹僕

董德押一船出糶既至而價復增德用沙礫拌和以與人每一石又羸五升不數日貨盡載錢回甫及家天氣正好晴忽變陰暗雷風掀其目於田　閒即時震死

夷堅丁志卷第十九

夷堅丁志卷第二十　十五事

郎巖妻

臨川畫工黃生旅遊如廣昌至秩巴寨卒長郎巖館之中夕一婦人出燈下頗可悅乘醉挑之欣然相就詢其誰家人曰主家婦也自是每夕至黃或窘索必竊資給之留連半年漸奄奄病悴巖問之不肯言初巖嘗與倡暱妻不勝忿妬自經死于房雖葬猶數爲影響虛其室莫敢居而黃居之巖意其鬼也告之故始以實言巖向

空中唾罵之促黃出寓旅舍是夕復來黃方謀畏避婦曰無用避我我豈忍害子子雖遁我亦來黃不得已留與宿益久黃終慮其害已馳還鄉中途憩泊納涼桑下婦又至曰是賊太無情相與好合許時無一分顧戀意忍弃我邪宜速反黃不敢荅但冥心禱天地默誦經婦忽長吁曰此我過也初不合迷謬至逢今日沒前程畜産何足慕我獨不能別擇偶乎遂去其怪始絶

黃資深

黃資深秀才廣昌人館于鄉里王氏去主家百步許有婦人自言主家女來與亂既久遂病瘵主人疑焉子弟於薄暮見牝狗銜酒器人立而扣館門匿跡窺之黃啓户延入俄聞飲食語笑聲亦未敢呼問明日密詢之諱 甚力是日且晚狗趨屋後山間久不返子弟隨觀其所爲乃入破冢中戴髑髏而出急逐之棄而走追擊以杖殺而曳歸剖其腹似有孕一物如皮毬膜裹皆精液凝結如乳即煮熟之加鹽醯託爲野物

以啗黃婦人遂不至黃他日始知其詳大驚愧然所患瘵疾亦愈（廣昌黃襄說）

蛇妖

蛇最能爲妖化形魅人傳記多載亦有眞形親與婦女交會者南城縣東五十里大竹村建炎間民家少婦因歸寧行兩山間聞林中有聲回顧見大蛇在後婦驚走蛇昂首張口疾追及繞而淫之婦宛轉不得脱叫呼求救見者奔告其家鄰里皆來赴莫能措手盡夜至旦乃去又壕

口寶慈觀側田家胡氏婦年少白皙春月餉田
去家數里負擔行山麓過叢薄中蛇追之婦弃
擔走未百步驚顫而仆為所及以身匝繞舉尾
褰裳其捷如手裳皆破裂淫接甚久其夫訝餉
不至歸就食至則見之憤恚不知所出呼數十
人持杖來救蛇對衆舉首怒目呀口吐氣蓬勃
如煙衆股栗莫敢前但熟視遠伺而已數日乃
去婦困卧不能起形腫腹脹津沫狼藉舁歸下
五色汁斗餘病逾年色如蠟宜黃縣富家居近

山女刺繡閒窻每見一蛇相顧咽間有聲鳴其傍伺左右無人疾走入室徑就女爲淫時時以吻接女口又引首搭肩上如並頭狀女啼呼宛轉不忍聞家人環視欲殺蛇恐并及女交訖乃去遂妊娠十月產蜿蜒數十南豐縣葉落坑紹興丁丑歲董氏婦夏日浴溪中遇黑衣男子與奸合又同歸舍坐卧房内家人但見長黑蛇亦不敢殺七日而後去婦蓋不知爲異物也此四女婦皆存士人傳合寶慈道士黃師肇説

二狗怪

臨川縣曹舍村吴氏女未嫁而孕父母責之女云每夕黃昏後有黃衣人踰墻推户入強我與交因遂感孕家人密伺之果如女言將入迎椿以刃即死取火照視乃鄰家老黃狗也以藥去其胎得異雛焉南城竹油村田家嘗失少婦尋捕無迹半月而後歸云爲烏衣官人迎入山處大屋下飲宴相歡不知何人也自是常常失之或至旬日家人以爲山鬼率鄰里壯男子深入

探逐正見大石穴如屋黒拘抱婦酣寢不虞人至無復能化形遂擊殺之以婦歸

紅葉入懷

撫州金溪士人藍獻卿妻頗有姿貌與夫歸寧母家肩輿行塗中風雨暴作空中飄紅葉冉冉入懷鮮紅可愛撫翫衣襟至夜恍惚間有人登床與接及明告其夫俄得狂疾言語錯亂被髮裸跣不可制藍大以爲撓醫巫無所施其伎了不知何物爲妖也朱極說

楊氏竈神

南城楊氏家頗富長子不肖父逐之天寒無所向入所貯牛槀屋中藉草而寢霜重月明寒不得寐忽一虎躍而來翼從數鬼皆倀也直趨屋所取草鼓舞爲戲子不敢喘俄黑雲勁風咫尺翳暝虎若被物逐倉黃走衆倀亦散既神人傳呼而至命喚土地神老叟出拜神人責之曰汝受楊氏祭祀有年矣公縱虎爲暴郎君幾爲所食致煩吾出神兵驅之汝可謂不職矣吾乃其

家竈君司命也汝識乎土地謝罪而退明日起
視外有虎迹草皆散擲地上後其父怒解子得
歸具言之由是事竈益謹大臨說（縣士羅）

姚師文

姚師文南城人建炎初登第得宜春尉以死家
之田園先以歲饑速售産去而稅存妻弱子幼
莫知買者主名閱十餘年負官物至多邑令李
鼎治逋峻繫姚子於獄累月會歲盡鼎憐其貧
窮使召保任立期暫歸子至家除夜無以享獨

持飯一器祀其父告以久囚不能輸税之故哀號不已屋上忽有人呼小石驚視之父衣公服立索紙墨筆硯子欲梯而上止之曰幽明異塗不宜相近第置四物簷間可也子退忍淚屏息遥望之姚稍步及簷坐就膝書滿紙擲下俯拾之際父遂不見新歲持死父書至邑邑宰讀所書某田歸某家稅當若干逮逐人至皆駭異承伏子乃得免子婦之父董在臨川素相善亦往訪之空中揖語相勞如平生且請具酒席叙疑

而不見形董曰以何禮爲席曰與生人等耳董如言相對盡敬不敢少慢又語及敎子爲出論題說題意主張有條理罷酒始辭去仍囑善護其子自此寂然

朱承議

南豐朱氏之祖軾字器之就館於村墅嘗告歸

邑中居道如厠見一農夫自縊而氣未絶急呼傍近人共救解之既得活詢其故曰負租坐繫負不能輸雖幸責任給限竟無以自脫至於就死豈他所欲哉問所負幾何曰得數千錢便了特無所從出朱隨身齎挾僅有此數悉與之不告姓名而行歲夕無以祭神亦不悔也後以累舉恩至承議即生五子京至國子司業彥終待制褒為郎官襄至郡守皆知名世當朱公清健康寧及見諸子達官享甘旨年八十有餘乃卒里

中人至今能言之

巴山蛇

崇仁縣農家子婦頗少人因往屋後暴衣不還求之鄰里及其父母家皆不見遂詣縣告縣爲下里正揭賞搜捕閱半月弗得其家在巴山下十里山絶高峻樵者負薪歸至半嶺望絶壁嵓崖間若皂衣人擁抱婦人坐者疑此是也置薪于地尋磴道攀援而上稍近兩人俱入穴中穴深不可測樵歸報厥夫意爲惡子竊負而逃者

時日已夕不克往至明家人率樵至其處偵視莫敢入或云穴深且暗非人能處殆妖魅所爲宜委諸巫覡聞樂安詹生素善術亟招致之詹被髮銜刀禹步作法先擲布巾入須臾青氣一道如煙吹巾出又脫冠服擲下亦爲氣所却詹不得已倮身持刀躍而下穴廣袤如數間屋盤石如牀婦人仰卧大蛇纏其身奮起欲鬭詹揮刀排墮床下挾婦人相繼躍出婦色黃如梔瞑目 死詹爲毒氣熏觸困卧久乃蘇含水噀婦

婦即活歸之明日始能言云初暴衣時爲皂人隔籬相誘不覺與俱行亦不知登山履危但在高堂華屋內與共寢處飢則以物如餳與我食食已即飽心常迷蒙殊不悟其爲異類也人共請詹盡蛇命詹曰吾只能禁使勿出不能殺也乃施符咒口鎮之自是亦絕

興國道人

劉大夫子昂爲贛州興國宰一子年十七八歲嘗出書館中見醉人酣寢于階下令掖出則當

日在市貨藥道人也明日復然疑其異人命揖入齋舍揖使坐焚香作禮道人曰郎年少拜我何爲且何所求也劉曰某覿先生必非尋常人願求祕術爾道人笑探布囊取文字三卷緘其二皆長二寸許僅如指大堅緊若木石悉以授之戒曰謹守護勿遺失勿泄於人先取不封一卷敬行之餘以次啓視書盡則事成矣丁寧反復乃去劉大喜退發其書皆符籙呪術也依法稍行之無不立驗呪一棗寘水缸中試飲病者

無新故癃篤輒愈請水者雲集父聞之大以爲憂詢小吏得其實索書欲觀子不敢隱取以示卽命焚之火畢室有聲如雷少頃神將數輩如世所繪天下力士者涕泣辭訣謂子昂曰明府誤矣賢子當積功行而得道今乃如此何不祥甚邪豈惟不得道將致禍某年受大難不可禳也言訖隱不見及期子果死

陳磨鏡

衡州陳道人以磨鏡爲業中年忽盲但日凭妻

肩行於市嘗到衡山覺有拊其背曰陳翁明旦出郭相尋無失約明將往妻止之曰蠻寇方擾安撫李尚書以重賞募級或有殺平人以應令汝設遭此柰何遂已明日復遇之約如初且責其失信陳語其故曰明日但出無害也乃如之至則一道人携陳手行官道上詣粉墻後附耳語俄頃别去不知所言何事也自是陳不復出獨令妻自行磨鏡以取給而閉户端坐過百日雙目瞭然復明顔色潤澤如少年時頗能談人

未來事至今猶往來湖湘間右二事余翼說

烏山媪

新建烏山村乾道辛卯歲邑境饑疫有田家十餘口盡死唯老嫗與小孫在未幾嫗亦死孫力疾出哀祈鄰里丐掩瘞皆畏病染不肯往越五日嫗手足微動俄體煖目開遂復活孫扶起坐問之曰數日何所往若外人肯相助則入土矣幸而不至豈非天乎嫗曰我了不覺知但見人喚我去仍擔我破籠隨行到橋邊一人自橋而

下令留住行李使行橋上頭來者紛紛在泥在水舉足如陷不暇問前詣官府朱扉洞開門内朱紫衣冠緇黃男女被驅逐甚衆路逢縣中舊識吏問是何處吏曰非汝所知汝不合來此皆是劫會中人五百年當一小劫吾掌綾絹紙三等簿紙簿勾已盡絹簿亦勾半汝係簿内人然未當至宜急回使人引出復過橋守者舉手加額曰還爾籠爾有善心脫此劫會吾爲爾喜今速歸救爾屋宅遂失脚墮橋下乃甦齊東野語

陳巫女

南城士人于仲德爲子斷納婦陳氏陳世爲巫女在家時嘗許以事神既嫁神日日來惑蠱之每至必一犬踔躍前導陳則盛飾入室以須衆皆見犬不見人踰時始去于氏以爲撓召道士奏章告天陳稍甦自言比苦心志罔罔不憶人事唯覺在朱門洞户宮室之中服飾供帳華麗煥好一美男子如貴人相與燕處如是甚久其毋忽怒呼謂子曰不合留婦人於此今上天有

命汝將柰何盡以平日所積錢爲自脫計子亦甚懼遽云急遣歸自爾復常于氏父子計以婦本巫家故爲神所擾不若及其無恙時善遣之遂令歸父母家竟復使爲巫王三錫說

雪中鬼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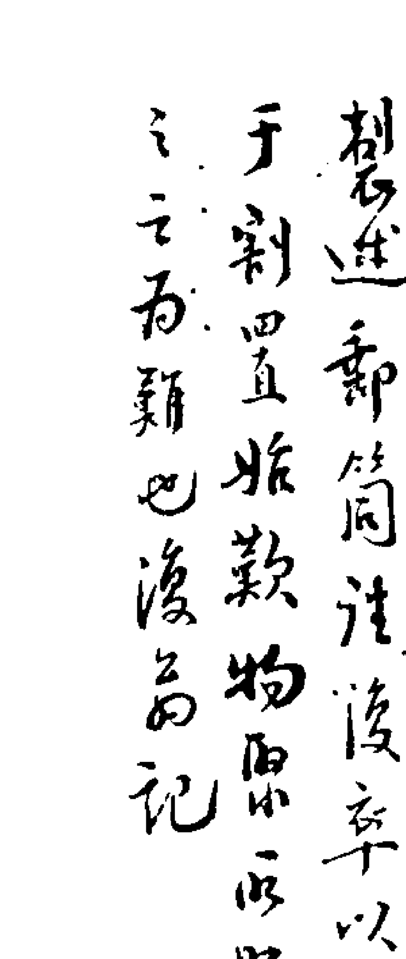
紹興庚午歲十一月建昌新城縣永安村風雪大作半夜村中聞數百千人行聲或語或笑或歌或哭雜擾匆遽不甚明了莫不駭怪而凝寒陰翳咫尺莫辨有膽者開門諦視略無所覩明

旦雪深尺餘雪中迹如兵馬所經人畜鳥獸之蹤相半或流血汚染如此幾十許里入深山乃絶

自十八卷至此除路當可一事外皆建昌士人鄧植端若轉爲予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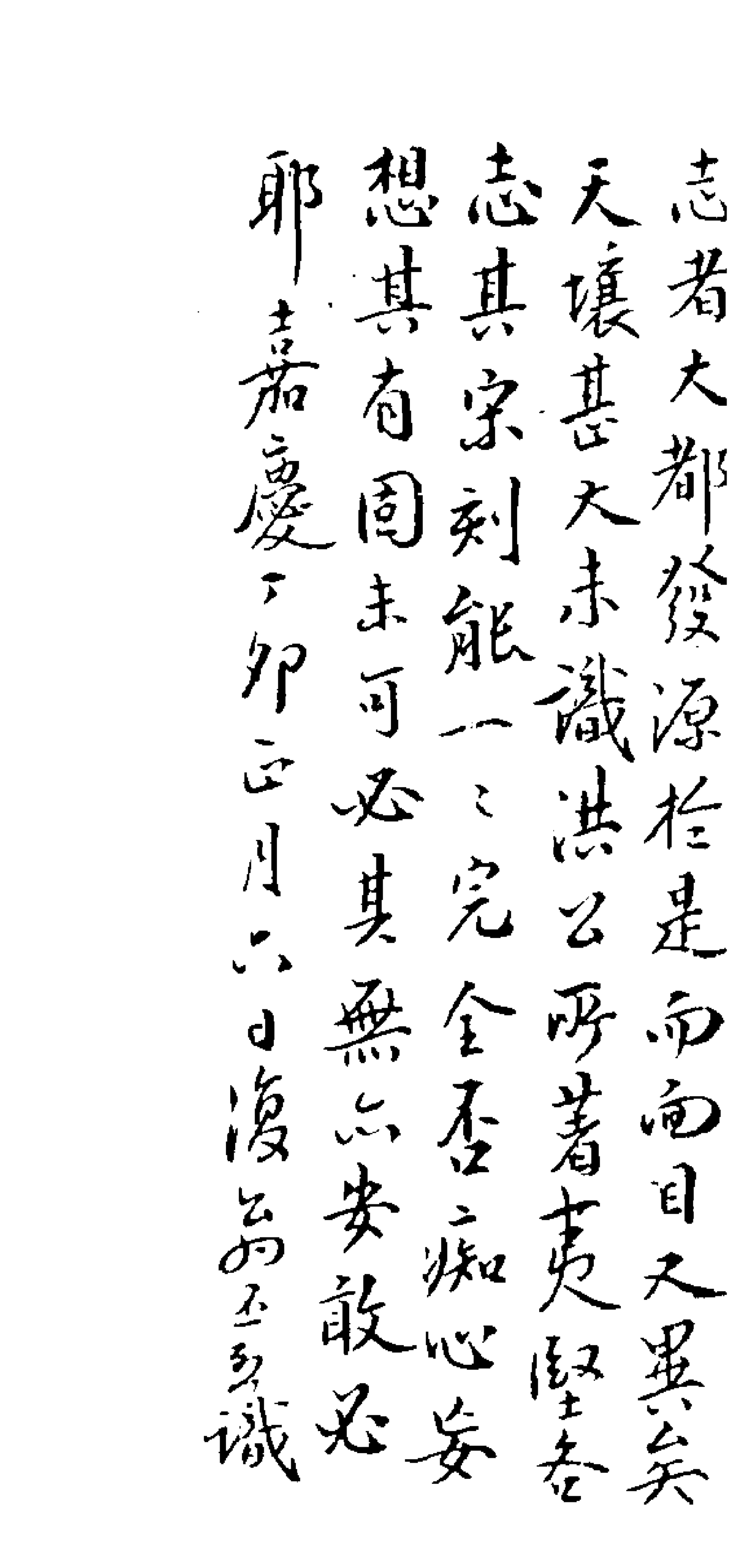
夷堅丁志卷第二十

此影宋鈔夷堅志甲乙丙丁四集外間希有之書也洪公撰夷堅志原書四百二十卷初十集以甲乙等十干記次以支甲支乙等記次以三甲三乙等記次以四甲四乙等記（祗有甲乙）此所流傳雜取支與三志湊成十集非其舊矣此雖四集尚是志之原文出於宋刻向托友人從宋刻影鈔（今宋刻歸余）而此影鈔者遂居乙覽藏諸讀未見書齋中以為副本適家師有洪太史欲購藏之世



裒述鄭箋注後辛以清俸無多難
于剞劂置版數物因所好自必有力以副
之之為難也後翁記

夷堅志甲乙丙丁四集宋刻本由萃古齋
售於石冢嚴久能今又為何夢華買出
其歸宿未知在何處今所藏宋刻有夷
堅支甲一至三三卷七以兩卷皆小字棉帋
者夷堅支壬三至十共八卷夷堅支癸一
至八共八卷皆大字竹紙者近又得夷
堅志乙一至三、卷為大字棉帋者此
本係舊鈔支甲至支戊五十卷支庚
支癸二十卷又三志己十卷三志辛十
卷三志壬十卷取兩集以配全而其今
皆不全本也每見近時坊刻稱夷堅



志者大都發源於是而面目又異矣
天壤甚大未識洪公所著書堅吾
志其宗刻能一一完全否痴心妄
想其有固未可必其無亦安敢必
耶 嘉慶丁卯正月六日復翁丕烈識